

# 现金 购物卡 医院科长都笑纳

## 医之痛



放射工成了“实权科长”

2006年6月,司法机关在调查一起经济案件中,发现武进某医疗设备科长丰某有受贿嫌疑。

丰某是常州人,知青回城后在武进某医院做了一名放射科技工。他勤快肯干,积极上进,对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受到了领导和同行的一致好评。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很快就从一名修理工提升为技师,又从一名工人成为聘用干部,1992年被医院任命为设备科科长。

科长的主要职责是全面负责医院设备科工作,负责医院的医疗器械设备、卫生材料、易耗品等物资的采购。虽然职务不算高,不过对于竞争激烈、众多经营医疗器械的商家来说,却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关键人物,靠上这座大山,就意味着占据了一份市场,也就意味着有利可得。因此各路商家无不与丰某拉

近乎,套关系。

很快,案件就有了进展:某卫生材料公司向医院出售纱布片、棉球、护理垫等,每年约有10万元的业务量,厂方为了与医院搞好关系,在业务交往中给予关照,每年都专门给丰某送上名烟名酒和礼金。某医疗器械公司为了销售球管、洗片机、进口静脉穿刺针等医疗设备和易耗品,2005年和2006年均送了2000元购物卡,当得知丰某购买了一辆奥迪欧轿车,又送了一张价值5000元的汽油卡。

司法机关进一步调查发现,众多与医院有医疗器械和卫生用品供货业务的厂家、商家,许多都向丰某进贡过,逢年过节,这些商家们为了使自己的商品得到稳定的供货渠道,都要巴结这位实权科长。

### 镇痛泵回扣6年24万

扬州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朱某为了能和丰某拉上关系,逢年过节,不是请客吃

饭,就是带上烟、酒拜访丰某。香饽之下,必有钓钩。在一次酒足饭饱后,朱某向丰某推销起一次性镇痛泵,从此,医院的镇痛泵就由朱某供应。

此后不久,朱某和丰某在一宾馆见面。一进房间,朱取出一只信封说:“这是你们医院使用我公司的镇痛泵后,我按照一只20元给你的回扣,买东西送你麻烦,给钱方便,你买点香烟抽抽。”丰某起初并不敢接收,丰对朱说:“收你的钱会不会出事?”朱的话让丰打消了顾虑,朱说:“绝对不会出事,各家医院都是按照这种方式拿回扣的。镇痛泵报价为350-360元一只,我给你们医院是每只280元,已经是便宜的了,我给你的钱是从我赚取的业务费中开支的,只要我不说,医院哪里会知道。医院的其他人我自然会安排。”

丰某想,只要产品质量好,价格合理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再说别的医院也在拿回扣,我为何不拿。虽然这只有数千元钱,可让丰知道了权力的好处。此后,朱某自己开办医疗器械公司后,两人的关系更加紧密,医院向朱采购的物资数量和品种都增加了,而朱某也“十分讲信誉”,每次到常州送货,总是准时向丰某付清回扣,尽管镇痛泵的价格略有下降,但每只20元的回扣朱某从来没有食言过。

根据医院的账目反映,2000年至案发,医院总共从朱某处购进镇痛泵一项就达到12400只,按照每只20元回

扣,丰共收受回扣248000元。

### 医疗设备,生财之道

贪婪之心一旦滋生,就像冲出闸门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

2003年8月,丰某负责向上海某仪器有限公司采购一台200万元的彩超设备,该公司业务员阎某不失时机地给丰某送上了一台价值5100元的索尼数码相机。2004年8月,医院又从该仪器公司购买彩超设备,阎又送上一只价值3680元的索尼数码相机。2005年医院又从阎某处买了一台彩超设备后,阎来到医院对丰某说,年底了,还有些业务费没有用完,有什么费用发票不能报销的,可以到他公司报销。丰某当即拿出四张发票交给了阎,数天后,阎将一只装钱的信封悄悄递到了丰手中,丰下班后回家打开一看,里面是12000元现金。

2005年10月,医院向南京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购买一台价值53万元骨科用的关节镜,供应商来到医院办公室将事先准备好的装有美元的信封放到了丰某的桌子上,对着丰的耳朵轻轻地,送几张美元给你,以后到外面去旅游可以用。商家走后,丰打开信封一看,里面共有10张100美元面额的钞票。事后,丰某按1:8.3的比例换取人民币8300元。

为了接到医院电梯维修业务,常州某电梯公司的钱某得知丰某的父亲去世了,立刻给丰某塞了一个信封。丰某稍微客气一番后收下,回家一

看,一叠100元的钞票,共1万元。2005年医院门诊大楼新装了四台某电梯公司生产的自动扶梯,丰将这四台电梯的维护保养业务交给钱某做。数日后,钱某来到医院办公室,见前后没人,迅速掏出6000元现金塞进丰的衣兜,“春节要到了,这点钱你拿着用吧。”丰某照单全收。

### 镣铐入狱,判刑7年

司法机关经审理查明:2000年4月至2006年4月,被告人丰某在担任该医院设备科科长期间,在负责采购医疗设备、卫生材料等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他人的钱物,共计人民币300080元,用于个人及家庭开支。2006年6月,丰某在接受检察机关讯问后,交代了检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事实。案发后,丰某退清全部赃款。

日前,武进法院判决被告人丰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万元(已缴纳)。受贿款共计人民币三十万零八十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站在审判席上,丰某闭上了眼睛,“事到如今,悔悟已经太迟。我对不起组织,对不起家人。从收点拿点不算啥,到自认为很有把握地收礼,日积月累地养成了习惯,别人找我办点事,如果不拿点回扣,就没有满足感。尽管自己也怕出事,而且是小心谨慎,但还是没能遮掩住一切。”

通讯员 楚凤 见习记者 葛小林

# 医院卖假药 举报者在药监局遭打

## 药之痛

在网上的一查就能发现的假药,却顺利进入上海正规医院、药房

如果不是偶然吃了一种名叫天胡荽愈肝片的药,现在的高敬德绝对是另一番光景。那时,毕业于安徽医学院的他,已经从事了十几年的药品经销工作,买了房子,娶了妻子,受聘为上海丽天药业有限公司华东区经理暨采购部经理。

2003年11月,高敬德代表公司到沈阳参加药品交易会时听同行说起:“天胡荽愈肝片”治疗脂肪肝效果不错。回到上海后,他立刻到徐汇区中心医院开了两瓶,每瓶69.3元,而后他又介绍同样患有脂肪肝的表哥就近到上海市传染病医院开了此药。

没想到,高敬德吃了半瓶药后,身上起了一层密密麻麻的红疹子。而表哥的反应更大,不仅恶心、呕吐,还晕倒一次。

高敬德怀疑吃到了假药。他到国家药监局的网站上查询,这一查还真查出了问题。输入“天胡荽愈肝片”,只显示出一种“老方牌”,生产单位是云南佑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厂址在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六街镇,每盒零售价136元,而他买到的“云仙牌”,却是云南省澄江县生产的。

经多方核实,他确认“云仙牌”是假冒“老方牌”的批准文号制假售假的“黑厂”。他信心满怀地以实名向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报,反映自己被假药所害及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上海市传染病医院销售假药的情况。

他找到上海市药监局,工作人员给出的解释是,那些销售假药的企业和医院都是“不知情销售”。老高不信:

“据我了解,有些医院向医药公司点名要‘云仙牌’,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

老高又要求上海市药监局出具处罚决定,他还分别在2004年6月和2005年7月,两次进京举报。

2005年7月28日,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处在给高敬德回复的查处情况说明中,经查实,“云仙”一案涉案单位有:上海汇丰医药器材有限公司、上海医药工业有限公司、上海复星药业有限公司、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特药分公司、奉贤区古华医院、上医新特药商店、凤阳医药商店、复星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北石店、徐汇区中心医院、传染病医院、普陀区中心医院。不过,对上述单位的罚没款总计只有85086.05元。

### 成本价3元的药,零售价卖到69.3元

就在高敬德和假药“云仙”较劲的同时,他所在的丽天药业也正在和真药“老方”谈销售代理的事情。

高敬德去云南两个药厂调查的时候,就了解到了天胡荽愈肝片的成本价,假药成本价1.45元,批发价4.5元;真药成本价3元,批发价9元。而公司在参考了外地的定价后,将药价定为136元/盒。高敬德在公司内部提出定价太高,几番交涉后,上海市物价部门审核批准了69.3元的市场零售价。

据老高介绍,作为一级代理商,公司每盒60元的利润中,有一半多要作为公关费拱手相让。“医院拿到15%-20%,医生拿到的可能占到40%,剩下的才是医药公司的。如果不这样分成,产品肯定推销不出去。”

尽管深谙行业潜规则,执拗的老高还是觉得把进价9元的药卖到60多元太离谱,实在没别的办法,只好瞒着公司向上海市药监局和物价局举报“老方牌”天胡荽愈肝片价格虚高。

经与市中药行业协会价格委员会协商,公司最终把天胡荽愈肝片的价格降为每盒19.8元。不久,公司以旷工为名将他辞退了。

### 打击假药的“同盟军”,居然在药监局被打

似乎是打假上了瘾,在“咬定”“云仙牌”的同时,高敬德几年来在上海和杭州两地,“顺带”举报了上百起假药。

2007年1月9日,高敬德到浙江省药监局向他举报的几起假药案的查处情况。稽查分局的一位工作人员接待了他,回答还是老样子,“举报已经立案,正在调查处理的过程中。”

老高不满意了,自言自语:“光立案有什么用,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高敬德回忆当时的情况:“我威胁说要把他们首行政不作为在网上发表,一位工作人员突然破口大骂‘发表你妈个×’。”

“我父母已双亡,你为什么还要污辱我父母?”高敬德气得拿起电话,想打110报警。那位工作人员一把抓住他的衣领,用膝盖顶他的下身。

这时,稽查分局局长王水荣闻讯过来将他们拉开,高敬德随即报警,冲突双方被带到杭州市西溪派出所接受调查。派出所开出验伤通知书,高敬德到浙江省邮电医院检查,医院诊断结论为“睾丸挫伤”。

查分局驾驶员朱旭辉。

1月12日,记者到浙江省药监局核实情况,稽查分局局长王水荣表示,当时高敬德和朱旭辉之间发生过推推搡搡,“双方互相有争吵,也有拉拉扯扯”,但朱旭辉“绝对没有殴打他”。至于高敬德为什么会“睾丸挫伤”,王水荣没有解释。

春节前,派出所把老高叫了过去,药监局赔偿老高900元钱,但他还是很生气。王水荣开导他说:“老高,算了吧,

你以后还要和我们打交道呢,你的奖励还没拿呢。”

说到奖励,老高更来气了。根据现行的举报奖励办法,对有功举报人的奖励比例在1%-6%之间,原则上最高不超过5万元。他给记者算账这几年前前后后花了将近11万元用于打假,拿到的奖励总共才4万多元。“我要是为了奖励,才不做这赔本买卖!”他挥着手,很是不屑:“我只是在维权!”

《中国青年报》

### 相关观点

## 药品招标“逼死”了低价药

在刚结束不久的全国两会上,江苏团部分医药界的代表直言,已经实施7年的药品招标采购初衷是好的,但期望值过高,不但收不到理想中的效果,反而出现了一连串的问题。

### “二次公关”易生不正之风

作为一名医生和医院管理层,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第一医院副院长陈鑫说,根据招标有关法规,招标价即为最终价,物价部门禁止医院进行“二次谈价”。但实际情况是,不少医院仍在进行所谓“二次谈价”,就是在招标价的基础上和生产厂家还可以进一步谈判降低药品进价,说明招标价仍不是最合理价。

### 招标“逼死”廉价药

全国人大代表、扬子江药业董事长、总经理徐镜人也认为,招标加速了廉价药的停产脱销。一批临床曾经常

用的廉价药,不少是基本医保目录的甲类品种,由于定价偏低,而近年来成本提高,导致生产困难。招标采购的低价格,企业“不投标是死,投标也是死”,加速造成某些廉价药的生产亏损、停产停供、退出市场,其后果或是影响临床应用,或是不得以高价药代替进而加重消费者负担。

### 应对药品招标重点监管

徐镜人、陈鑫等全国人大代表均提出建议,对药品集中采购进行重点监管。徐镜人认为,中介机构应是为买方提供技术服务的中间环节,应由招标主体选择服务提供单位,并支付其服务费(中介费)。政府对目录内药品合理制定价格,招标采购中允许适宜的批量折扣。制止以降价为主要目的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

快报记者 郑春平



高敬德